

《生命倫理線》 03.03.2025

道德崩壞世界還需倫理關注？

踏前一步雖小，可呈巨大變化

鍾一諾教授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聯席總監

早前(2月21日)，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舉辦了成立十周年的慶典暨研討會，與會者（包括親身及線上）近二百位，演講嘉賓包括數位國際知名的生命倫理學家、法官、醫生及科學家。隨著前中大醫學院院長霍泰輝教授及現任中大醫學院院長趙偉仁教授的致詞，典禮正式開始！

現今世界存在明顯的不平等/不公正；即使如此，微小的進步，對受影響的人來說，可以是巨大變化。

生命倫理學不單重視理性交流，也滲透著濃厚的人文關懷。為此，我們設計了一個較為內斂的開幕典禮儀式，以生命倫理的一些核心價值為底蘊。六位主禮嘉賓依次讀出派到他們手上的木條刻畫之文字—這六組文字，重要性不分次序，包括：Respect（尊重）、Justice（公義）、Compassion（體恤）、Tolerance（包容）、Humility（謙遜）及 Integrity（誠信）。

它們代表著一些談道德倫理時不可或缺的價值或美德，也點出了，我們身為生命倫理學者對世界和人類的願景，是可以互相尊重；公平的對待彼此；有能力體恤別人的處境和困難，不以自己地位和角度凌駕別人的看法和憂慮；能夠包容多元文化，聆聽和自己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之聲音；秉持著一顆謙遜、敢於承認自己限制和盲點的心；並且誠實面對自己及他人，努力做到思想和言行一致，完整地活出這套價值觀。

試問誰不想活在這樣的世界？這是否太理想化？正因為現況不似預期，世界在崩壞，與願景有巨大鴻溝，這些核心價值更顯得寶貴、更需要我們每個人去努力追求。對吧？如果我們已經達標，還需要繼續追求嗎？

何不「躺平」？

說到這裏，我想起了一個在坊間經常聽到的說法：既然這個世界充滿各種各樣的不平等/不公正，而我們亦很難改變這個現實，為什麼不乾脆「躺平」呢？幹嗎還要去關注社會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呢？這也是我上年在一個 TedxCUHK 演講中嘗試處理的難題。我曾經認為關注不平等/不公正根本是一個不需要去多加證明它的必要性、單憑本能直覺便會認為應該去做的事。但既然有人認真地問這個問題，那便說明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同樣的道德直覺。

正因為不能以道德直覺說服他們，我們需要另覓一個更有說服力的答案。自從十多年前開始從事學術研究，我一直嘗試以科學數據建立有力論點。經過多年研究、數十份學術文章後，我確確實實可以證明社會及健康不平等的存在。可是，對於堅持不如「躺平」的他們，數據只是證實了「阿媽真是女人」的已知事實而已。這也是以觀察數據作為基礎的經驗科學 (Empirical Science) 的一大限制。要解答那個難題，我需要的不是只能描述現象的科學，而是可以幫助我們去論述為何某些行為是「好」或「壞」、「對」或「錯」的道德哲學 (Moral Philosophy)，亦即是倫理學 (Ethics)。從此，我與這門把哲學思辨和醫學／健康科學結合為一的「生命倫理學」相遇了！

不完美公義

終於，生命倫理學給了我一些重要線索。我發現，不同的道德理論，原來可以被歸類為「理想公義」主義 (Ideal Justice) 和「非理想公義」主義 (Non-ideal Justice)。理想公義主義雖然可以被看待為引導世人朝向正確方向的一盞明燈，但凡是不符合這些理論所高舉的理想都會被視為未符合倫理原則。因為理想那麼高、那麼宏大，理想公義主義亦被不少當代的生命倫理學者批評為要求太高，甚至不切實際！相對而言，非理想公義主義的主張正正是，即使進展不盡如人意，一點進展仍然是進展。換言之，既然不能一步登天，我們並不需要尋找能解決世界所有不公義的一劑靈丹妙藥！

所以，現在我會這樣回答質疑者：我們應該關心不平等／不公正，正因為這個世界存在明顯的不平等／不公正；即使是微小的進步，對受影響的人來說，可以是巨大的變化。引用美國作者哈波·李 (Harper Lee) 在小說《殺死一隻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 的講法：「我們正踏前一步。一步雖小，但仍然是一步……」

在十周年慶典上，台中升起一個小天秤，六位嘉賓都把他們對世界的期許隨著手中的木條放了上去……動作雖小，象徵的意義何其大。